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小山類稿卷九

明 張岳 撰

書四 瓊黎事 鄖事 江右事 粵事

與蔡半洲督府以下瓊黎事

崖陵之役數年之前若有人申禁令明賞罰鋤强扶弱以漸制之其勢可以不至今日而積習蠹壞至于今日其勢已極雖欲不為是舉不可得已中哨地廣各賊散

處惟羅活最大初擬四哨並進今恐勢分力弱合諸軍萃於羅活羅活既破據其心腹其餘諸峒如四支無有不披靡者縱使遠遁隨其所往而窮搜之可以盡擒南閭一哨預設以為開通十字路之計既平諸峒進逼五指山下隨山刊木取逕路與南閭會則崖瓊儋萬之血脉始流通在前只為州縣環繞海旁而黎深據中間地形便利先為所得乘便出入客反為主故賊勢猖獗積成膏肓前輩論者以為其要在開十字路是也但兵難

預料且須勉為之儻事勢阻礙則又當別處耳崖州去賊巢三日調度為難牙力柵稍完某暫此駐劄又聞羅活地勢廣闊田土肥美既平之後虛棄不治則復為賊藪若招撫流民分兵屯種設立衙門控制要害此皆不容已者候經畫稍有次第乃敢具請伏乞炤察

又

征黎之役初意動調土兵掃穴深入功可指日而成及入山之後親歷地方山嶺疊峻林菁密剌賊巢雖破而

所在屯結皆據高臨下弓箭悍勁土兵斃於箭者頗多蓋從前講論征黎皆在外面遥度而實未有真得其中險勁之實者信行之而後艱也本哨應剿賊六千餘徒兵入賊巢已四十日所獲僅一千八百名顆其屯結深林與原圖冊該載不盡者尚無慮數千人剿之則我進彼退誘入深暗而箭勁可畏撫之則疑信相半旁相恐脇而未肯盡来惟有占據要害持以日月廣布耳目擇利而進庶幾平日稔惡者可以漸次就擒不至於幸免

註誤頗降者亦可使之心服而不復為非又本哨羅活
德霞抱宥等峒四圍皆峻嶺茂林中間一段五六十里
寬衍平曠其外將出崖州又復鎖以險逕此乃賊千百
年窟穴有田可食有險可恃所資以稔惡者查得左右
二哨即温等峒地勢大抵相似若不乘此兵勢建立衙
門屯兵控扼漸招各處無田小民住種填實則兵退之
後必復棄以與東前功盡棄且深後患似為未便其合
行事宜一面會行經略候稍成次第詳具畫一利害呈

請先此稟聞伏乞裁炤

與商少峰兵憲

使至省書知車從將抵雷陽相去不遠教言易於拜受甚幸甚幸向日擬不肖為左哨與右哨俱在陵水如兩臂然其山川道路險易因得并考之略知曲折小大地圖鄉道冊俱取在此數日所費力者糧餉并軍前合用事宜頗有次第但海南法弛吏玩為日已久鞭朴枷杻呵叱之政日施殊損道心爾奈何陵水去賊巢不遠右

哨中軍即城中為營比二哨又方便而鎮安那地二支銳甚以鎮安全軍當黎傍盖此巢東聯五指而北通鷓鴣啼峒大抵營乃其喉咽處鷓鴣近亦議用兵但恐兵力太分以待後議故欲於大抵宿重兵以禁其私通暗透且密授經略之意於守者其中間事勢非面莫盡也向萬州黎知州来見以身任大抵但兵數太少更添一千可矣似聞門下頗取各縣打手及獞兵但得精壯可用者不在多也土兵諸事如渡海火柴行糧犒賞見為

區處每哨扣兵數俱為量寛尚未得左哨數目爾海水四圍之内皆不肖擔子也敢不用心渡兵船大是難事此間盡數刷取擇而用之但曽經渡海不拘大小皆押往乃硬死法也大約儘海南只可如此糧船近亦差人往崖陵鈎取兵將入境此間合用事務當造成小冊子分呈左右嚮導及地圖謹先發往儻有所疑據圖駁辯之勝於臨時講求所欲見教者此使回示及幸幸

與陳海洲憲副

昨得蕨岡書略譚郎温事勢此賊多而且很屯結成巢泗城蘭州之兵俱相觀望堅營自守兵氣日沮賊勢日張遽欲行招撫之策恐所招者未能使之膽破心服反以滋後患也從来泗城兵椎奸不肯向前在瓊城亦畧道之鄙意亦為蕨岡貴恙稍痊扳營屯入郎温督諸哨深入執事嚴差一官執旗牌切責岑施示以利害若别處稍緩且合力以攻郎温餘黨儻又兵少不敷分布軍門原劄有三哨合力夾攻之言明請各移一手本於中

右二哨刻期約會夾攻仍一面呈請軍門盖兵有多寡勢有強弱地有險易當分哨之時豈能一一懸合事機惟不擇利害不顧嫌疑公彼我而以除殘救民為心此真我輩之事也岑施似當叅究此輩狡猾從前征調一以驕子畜之故使得肆無忌憚南涯處功次何久未解與之藤橋向已奏告矣若蕨岡移營入郎温此路尤宜處也餘惟炤察

與程雪厓叅戎

昨解功至巳委官閱視未報鄙意以真功潰爛猶可准惟細小當深懲之俘獲男口十歲以上至十五六歲使果為土兵収留全活其命不須與之較但恐斬以為功則傷和甚矣故凡功之畧小者皆削之使不敢以幼口充數也賊屬老幼纍纍使人不忍見此亦造化一條生意不可令死於吾輩之手賣之不售養之不周尚未知所以處之也其畧可為人養男以全其生則皆發令撫養亦必海以北稍遠乃可爾夜中思念本哨賊六千餘

今僅得五百未能十之一後面勞費尚長而欲僥倖報功紛然眞成兒戲今除土兵功外其漢達官功次不實者一切削去使邊方畧曉有紀綱而屬其趨事赴功之心不然賊勢尚蔓而僥倖者已袖手滿其所欲孰肯向前為吾用命哉高明諒同此意諸應剿小村如抱萬抱道者可差人通查招之一字此時却用不甚著權糜之亦無妨爾

又

向在貴縣間多潤等村之報地方憂念為之豁然恨不得奮飛左右酌酒以為地方賀區區此心何心哉鬼神可質也後聞渡海諸公及軍兵等言多潤事者又為之憂憤累日或中夜不寐恨不得剸刃於誤事者之腹區區此心復何心哉亦鬼神可質也二哨力不足而心有餘吾哨力有餘而心不足其得失宜有間矣故諸公理真氣壯直以玩寇觀望老師費財目吾雪崖只如留賊不殺又欲久屯兵以防之雖區區亦不能解也僕自端

州徑来此軍門後事俱未之聞明日即往廉州處四峒事海外悠悠念慮短淺想不能悉及惟雪崖屏去别念以地方赤子為念而善為之則區區尚有望日也伏冀炤察

與李抑齋銓部以下郎中

齋奏吏回得教翰始知廟堂所以溫叙之意慚愧無已廣東得報聞喻月梧候代日久又聞荆襄間方有大徵役皆守臣之責也故黽勉前来至荆州方得江右之報

既入境遂無以辭也於前月二十六日接管行事此地東連蘄黃西通漢中北控關洛南接巴黔關天下之腰膂而制其四肢中間主客雜處易動難靜從前皆以僻靜目之特以所少者士夫應接其餘則皆未易論也諸合行事一般與之料理待代者而去庶幾為不負所行爾盤峯小洛俱補僉憲甚幸盤峯治武定獄有聲稱真足為吾鄉出色初至地方例該有題奏差人往附此未間千萬以時自愛不一不一

與毛東塘本兵

鄖齋奏人行具小啓奉候記室諒達尊覽朞至此遂彌月事事循前人之舊尋常批發無足言者江右咨勑未至代者王涵峯聲聞亦杳然兩地所理皆為國事不敢懈弛但明當考察恐至江右稍遲所屬賢否無由驗知只據諸司紙上心中又未能釋以此殊切耿耿爾籌邉大奏已於行移中見之兵糧將材固為急務而議論太多刻核太甚亦能使人東瞻西顧難於展布試觀自古

大有為之世何嘗有一句閑議論參其間乎此欛柄全在本兵力持也恃愛敢及之幸恕僭妄

與河南廵撫李豐石

某在嶺南時有事黎夷請結庫兵見佛朗機銃與諸處所傳者制頗不同昨携一具來此欲鑄給諸郡練教適有江右之役未及行也然已教之鄱陽其悍勁迅遠可達三四百步某又妄以巳意為車以運之低昂左右隨方蓺放每銃一筒管子銃四五枚可以迭發不窮臨陣

制勝所不敢知若控扼險害似無逾此其最小者嶺外人謂之爪哇銃亦海外器人有銃手專習之賊畏之甚於强弩亦携來此謹以新舊各二具上望試閱之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想公武服無不預飭矣區區奉此聊備森列中之萬一爾焰入幸甚

答勘處夷情都御史萬治齋

使至承惠誨情禮勤款不勝佩感昨聞王涵峯來信某諒終此九月初方得至漢口車從想已臨辰陽瞻奉未

有前期也奈何所示咸文并撫苗公移不肖狭中執著所警發多矣苗情此間隔涉無由詳知曲折如所示用非其人欺瞞扞格久益猜疑者指摘病根最為深切各道慮恐惡種尚留貽地方後患亦為不易之論而設官控制圖惟久安則須據其險要制其心腹然積梗首惡必畧加懲創主謀詿誤有所分明然後其招可來來可久此處方畧全伏尊算爾鄙意以為用兵之聲不可不振永保二司只嚴令整搠以待尅期招撫之事且勿令

有所干與各苗閒之知吾有必剿之意不專在撫永保知其責在殺賊報功亦不敢以撫市於吾此固無妨於撫而亦有資於剿非但制賊亦所以御永保二司也承教愛之深不覺冗長公方廣忠集衆想不爲訝也某此初五日離鄖陽稍前迎涵峯相望千里徒增勤慕使還謹此奉復不盡

答夏桂洲以下江右事

横峯窰民急遂所圖謂建置衙門亦如往年稻穀可脅

而出掠而有也故成此下策縣可立可不立可遲可速
大阿之柄不可倒持而授之頑民糧米三千七百地方
四十里餘又當水陸衝要之途理當熟慮而後從事若
怵頑民一時邪謀不度可否利害以徇萬一異時有說
非分之謀以脅持上下亦將怵而從之乎其漸似不可
長也且窰民不樂隸弋陽欲自為聲教久矣特藉口於
飢荒爾所割二十里此方居四之一就使立縣収其狡
猾無賴以為吏卒牙儈挾官府為刀為机而上弋二縣

新割十五里皆為肉也其苦何忍言哉某謂立縣必多割圖里優其事力者亦欲使衆共分其苦爾今此議固未可已所議當有大者遲以月日設法捕其首謀三五人置於法使吾之紀綱稍振頑民知舉措必由於上非邪謀之所可脅夫然後與之建立則治可久他日縣官亦有所恃以自立也東鄉萬年費力固多假使當初不一震駴狼子野心姑息容養其能與之俱存至今乎利害遲速亦可睹已承公愛念之深諭教諄切所懷不敢

不吐望裁可否以示

答嚴介溪閣老論延恩閣

令价都下回伏領教言兼承勒石宸翰并二記莊誦再四侈上恩訓恭儉傳於四方孰不敬仰為公子孫守之以忠貞世世當何如也甚感甚感延恩經始某頗究心葢仰體公所以超俗貽謀之意而以義理裁成之其細微曲折有非流俗所能知者但閒之守巡諸人似於部位高下之間更須斟酌居第為子孫計與官府署居徒

侈觀美者不同望詳盡以付所司使作者不至於徒費居者不至有後悔若曰勉為輪奐以為觀美想公意原不如此因齋文人便謹此奉謝不敏歳陽寖亨伏冀順時為天下慭愛不宣

又

差人回承教翰奬予敦至不勝感佩辱公知奬公事即某事也伯夷之所築者固不敢當此然以公慼美亦必以伯夷之所築者築之然後足承渥恩垂世範光絶繒

紳之間且爲袁人百十年故實彼狥流俗之意奉承左右公所不欲亦某所不敢也鄙意見諒益服雅量入夏漸熱伏惟倍加調燮副中外具瞻之望不宣

延恩閣事答少卿丘集齋

差人自北回領手教而考察之報亦至鷺沙竟不能免於銷鑠其命也夫然世亦有懲鷺沙不敢爲其事今日與之同敗而縉紳公論又在此而不在彼不可全謂不憑兩三分義理也所喻云云誠有太寒儉處而付來之

物并入支消皆有之某經事頗多非全不近人情者平日於此老知分亦不淺竊以當世路競馳之時惟有範我馳驅庶幾處已處人可兩全而無憾此事估其木料等項價一千五百金一閣之費若是泉人眼孔以為太入時樣矣而復有云云亦可歎也歲裏有一書達此老備道此意吾兄若有閒并以見教不肖亦老矣棱棱寒骨死時惟少馬革一張爾其他自分已定亦不以為念也鄉諸先生不及別啓會間望為致意切不可語外人

恐增紛紛爾不一不一

答鄒東郭司成

去冬賢郎過洪都辱賜提誨即欲奉復以所教諸事方在議擬間未能審其利害之歸不敢率爾以請茲意常存不忘也大抵末世以空文為政猶以空言為學不稽其實而徒取必於期會無益而反滋弊端近至撫建二郡畧取諸司條貫閱之文與實違如糧長一事縣各不同亦有行之既久上下相安而不必易者惟官吏之掊

尅執役之侵漁則無異也某以為此不當專在法上用事惟當於人上用意去一警百猶為迂論要必去其半以威其半然後庶可以止區區非其任也奈何其他諸事大率類此昨至撫州會明水知去歲有華蓋之遊新詩琅然誦之如出入雲壑而聆山水之音也商量舊學培養新知此晦翁家法諒所謂邃密深沉諸兄必有得於是也樂水樂山與雅言好古旨訣不知同異似未可偶一登山便如此判斷也何幸更得承教明當往金谿

夜中有此殊不盡焰亮幸甚

與唐漁石本兵以下粤事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具奏巳附報大略夏熱當耕作之時土兵徵名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圍困日久饑乏之内相抱怨首惡六人巳計擒其五餘黨雖猶拒險推以土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當首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闊醜類衆多且先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恐悉兵以往萬一别處復有嘯

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動三二千徒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應之賊也故不肖愚策先將各處嘯聚為害尤急者治之因以威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轉顧之憂然後合兵以攻古田力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目下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俟了封川又抽其精鋭益以新調以剿賀縣若仗廟堂威靈此三處起今年内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

裏明年力或可為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譏劉繇王朗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大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半為盜區此亦不肖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歲而三處用兵恐驟聞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剋期不日齎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炤

與夏桂洲

某守土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由煩瀆朝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寨悉摧破其勞其費皆有

不容已者盖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梗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来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曾掃除而險巢未破至壬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遠一郡幾為絶域前提督蔡尚書題奉欽依剿捕近廵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以刼害事情来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蚤又徵兵太雜且遠盖以十月後進兵賊已收獲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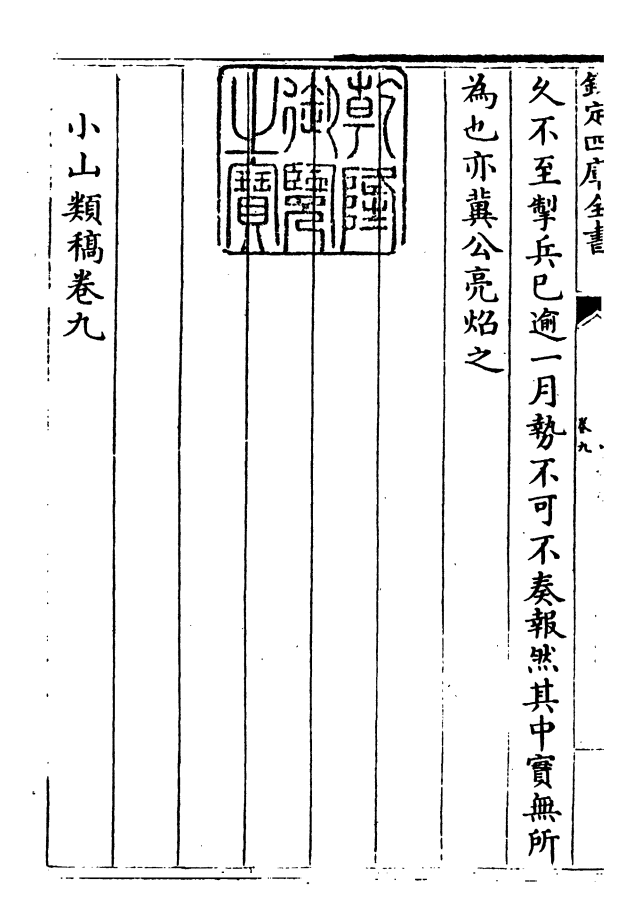
無復鬭志兵倦糧竭勢不得不遂解散也某向備數廣
西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収其禾稼以充
軍食又以魚窩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州兵精
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
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兵力亦有餘偶值機會
而遂克之爾賊所據地綿亘百十里與柳城融縣各巢
相倚為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剿所謂上油峒則
柳城蠻也所謂古龍古郎鵞頸三峒則融縣蠻也誅此

數惡魁因以震怖其餘廣右猺獞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稍振而後恵流而撫可固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言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某疎拙無能但能地方畧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兾此某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與閣石塘太宰

某備數三年不能綏輯夷民與地方共享安靜之福累

以兵革殺伐干聒朝聽心切不安然事有非獲已者賀連之寇連結三省為害三十餘年二縣城門歲中為之屢閉久議征討力未能及每歲調兵防守費不可言故決意興師而某適有改官之報念憂在地方不可因某一身去留為前却也幸荷公庇以能成功從此不敢多望或者十數年尚可保無虞較之每歲防守之費大約只用三四歲錢糧爾但某已遷官而興此役恐不知者以為好事初意欲留後面一著候歐約菴來結裹而歐



久不至掣兵已逾一月勢不可不奏報然其中實無所為也亦冀公亮焰之

小山類稿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山類稿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小山類稿卷十

明 張岳 撰

書五 湖貴苗事

與嚴介溪

差人自北回辱賜教翰備審台履多福曷勝感慰湖貴戎務議之多年近日兵困財匱而事尚未得寧妥此臣子所當竭力致命之秋秪患材力不足勝任豈敢妄分

内外勞逸以為前却承諭縷悉公至誠體國如此而其不知奮勉異日將何以見門下初抵地方諸事方在經理然其大概已具揭帖中此後裒集衆議酌量事機須有長遠規模不使乍服乍叛如前時以貽廟堂憂念此不肖一念報國酬恩之本心但不知此心能自副否爾諸事容經畫畧有次第再請謹此奉布下忱

又

入夏漸熱伏惟台候動履多福其至此半年矣兩省苗

夷頗審情偽其聽撫者雖不敢保其終亦不以詐逆之撫循安揷此時俱靜惟貴州之苗驕猾如故名雖聽撫實欲懈我乘間出入為患愈甚故當決策以征之以紓目前之急且省防守無窮之費事有勞而不容已者此事是也失此時不為之處貴州附苗郡縣將蕩然矣其用兵事宜一面區畫謹將大節目數條開列具奏數年所以無成功者任事之人心力不一而土官與賊為奸愚昧之見所以控告廟堂惟欲乞天語丁寧數言使之

有所悚懼法一令行則事易集伏惟陳謨之際少留神慮則其與地方不勝幸甚

答湖廣巡按王思質

使至承翰教腆賜深感存念所論湖貴事情俱得肯綮其中有不同者葢湖廣往年用兵雖未得利苗頗有所折傷亦願休息而湖廣新舊戍兵多有萬二千人分布防守每歲支費幾及五萬兵多食足又乘苗折傷之餘故撫之易也然鄙意尚以為非可久之法貴州自用兵

五六年以來只有敗衂賊氣愈驕萬治齋去後彼中擾患不已一方面官親往撫出六百餘人計口而給之糧又以冠帶寵其渠魁所謂俯順者可謂至矣而糧不可繼則又反以至今日挾撫以邀糧貴州去年罷兵議戍兵萬餘後以糧不足減至五千近存者三千四百掣衿肘見兼又乏糧無糧以供軍而況可以供賊乎若又添兵防守數必多於湖廣計兩年之費足以用兵事勢至此皆為有害而無利不得已擇其利多害小者為之猶

勝於玩愒不為也賊自去臈以來至今年四月初間出刼四十餘次彼中俱隱諱不以相告只欲因循招撫挨過日子畢竟難挨遂至攻打衙門刦擄印信勢必威之以兵非區區姑息之術所能縻也數年來或撫或剿求一日之安尚不可得苟得數載亦何嫌一時之名而不任此只恐未能爾昨孫蕙山道長過此持重分北之誨所譚更詳切恨不及與執事一會也尚容請教

答貴州廵撫李三洲

前承教謂土官撫内官軍防外乃今日之要領誠然撫苗之設正欲施此策其效竟如此固貴州事力單薄亦由任事之人不能分公之憂以至于今日也不哭孩兒誰不能抱任其哭任其止而因以為安令人見識大率如此湖廣見有戍兵萬二千歲費四萬餘豈可久之道但令方有事貴州未遽議及爾使貴州防費亦如湖廣非但力不堪就能堪之亦坐而自困也初至此時力破此間一種厭厭無氣之論而以知痛痒三家醒覺之近

覺稍稍振動將來集事或可望也土兵路程逺近亦要緊查明即開入哨道書册以便剋期運道嚴督防護趂此時水長挖運不大叚費力爾

與翁東厓本兵

昨奏本人還領教翰知入都清吉甚慰仰思苗情諸事俱蒙覆允所陳大槩只言當用兵耳地方荼毒之狀尚未悉言去冬以前且未暇及其正月至荆州即移書三洲言此賊去年不得耕種今春乏食必出行刼宜急為

備自三洲以下皆以戢斂告至二月終始聞道路時有
刼掠恐其因其至而驚疑亟刋告示令地方撫諭又皆
以戢斂告其實不曾戢斂特彼中相蒙日久苗出不能
禦既飽而去則幸以為安百姓告被刼不但不行且逄
怒也所以紀綱日壞生靈日困官司守候差占陞遷委
蛇而去莫肯為地方任事者此賊决須征若復因循無
有了期竟亦不免勞費也及蚤圖之猶為省力令論者
無他只管曰難其以為當就難處猛著工夫國家有事

人人都欲揀其易者以為身圖儻更有難於此將以其憂遺君父邪昔年海南用兵有數村當誅諆謂失令不誅必為後患時皆以其為太很今之叛即此數村又要動兵十萬尚未肯行天下一種因循便身之論誤國家寧有紀極議論相持初發本時原無所指不意乃今有當此語者想都下必有所聞公亦可意會也委曲處之看何如

與嚴介溪

近七月二十日差官陳經綸至伏領二月八日教旨捧讀感激一隅之難累年弗決公以天下之心為心憂慮深切甚受此重托其敢不以公之心為心前者條具近事上請已蒙允行竊聞外議尚有不盡同者蓋未覩此間生靈荼毒困苦之狀爾謹條自正月至六月數月之内剽掠次數此皆從前有司蔽而上官不盡知或知之付於無奈何而止者銅仁思南石阡之境數年以來村落蕭條目下不但銅平一處各處苗賊相挺而起雲貴

通衢甚於畏途使若稍可得已其何苦而必行所難誠不忍其毒也大抵居官者有時而去日子可延捱故凡言撫言處不過設好言以免目前爾豈知水火望救之情一日甚於一年及此時而圖之尚能有所全活以後恐受害愈深更難於收拾也其始入境料賊春間乏食必出刦掠即行預防二月中又刻布告示招諭地方各官惟務隱蔽嚴切追究乃得聞此梗概尚未盡也使其復不言將誰言者是以不避煩瀆條具上聞伏冀炤察

與李三洲

聞得水西有出兵之意此酋若知利害必然須出若果不應命亦當有以處之林副使前日有文書詞說頗多大率欲中止爾已以未可語之林石至銅平未有一字相聞想規畫未定又聞雲南陳知府道公有欲撫之言此賊近雖稍静只是倦而暫休刼質人口坐待取贖冬春間食盡贖完勢必復出若果撫得妥帖目下可減坐食之兵又絶他日之患其安敢不從哉望見教戍兵須

林石料量擒當存滅若干乃能酌處春間兵尚四千患且如此然猶可諉曰官不得力也今有林石矣再看如何

與李古冲少宰

麻陽銅平諸苗悍勁與兩廣不同幸其數不如兩廣之多而四面皆流土衛門犬牙相入其為苗巢穴者亦不如兩廣之遼曠也其所以蔓延至今者蓋由上面議論不一而下面人情觀望以為向背以前成敗歷歷可數

至今此意尤甚旁撓陰沮事體解散致賊愈驕土官愈玩其一書生耳非籍廟堂之威令其安能行哉去冬决會兵因人情乖忤又水西該兵三萬其土官死子幼無人領兵酉陽平茶鎮溪三土官讎殺各招苗以為用逮處此數事畧有規矩則已逼歲暮春臨非其時矣剋期决在初秋入秋用兵百事利便明春散兵招撫餘黨即可安揷耕種俾其得所前兩次不能收功亦由春夏深入非其時也此事思之甚審恐遠方傳聞有不盡知者

如湖廣諸公憂念鄉井勿怪其然但深痼之病憚藥石之攻畏難茍止要久藥石終不能免也病日益深費日益大及今速為之猶可省力耳此其利害殊不難見儻有語及者煩公微道此意也

與張龍湖閣老

湖苗未叛之先只有晃州便水一哨軍兵共一千四百九十八名自用兵後逐漸增加防守至一十四哨甚去年到地方查各哨見在軍兵名數四月内據副使陶欽

夔開報新舊哨兵共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名每官軍一名每月支行糧六斗打手一名每月支工食銀八錢仍支行糧訪得打手猥冒者多而行糧工食增加太濫亦非舊制乃委官查覈汰其老弱其行糧亦改從舊規每月只行糧四斗五升工食六錢自二十七年五月初十日起至二十八年終止據辰州府造報支過銀五萬四千一百四十九兩米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二石二十九年正月以後不與焉此皆當時三司會議題奉欽依

以為經久之計者但湖廣錢糧歲有常數今又加增此項費用歲歲無已將何以給之湖貴之苗非有高山大川為之界隔其田地犬牙相錯貴苗未靖湖苗未可恃以為安苗既未安則兵未可撤而轉輸未已是湖廣無時而不用兵也此但為不才官吏苟安目前因循以待遷則可若為地方經久之計甚愚昧決不誕謾以相欺也故思以逸道而暫勞之若智力淺劣不能勝任則其有罪焉爾其他利害屢嘗建白亦已具告記室伏兾照

覽

與徐少湖宗伯

差人回領教言且傳面諭委曲人情變態久知其必至是亦付之無可奈何而盡其在我者以待之而已所以累次未敢以苦情訴於公也都下議論或所見不同或傳聞太甚譚者無心秀才氣習從來遇事便嚷不足怪也最是南都有一樣議論純是私心騰書湖貫撫按諸司煽惑沮撓至去冬愈甚不能得其心術之微但竊以

為譬之治病前醫不效後醫必為之審證易方理所必然終不可為前醫諱失而待其自斃也當此時其何敢言惟有勉盡職事以聽老天與公論耳其人大與為表裏事事相左去年所以未敢進兵大率由此安土官病恃亦幸於去年之未進兵也大約此事固難然以當今故特其一事耳近其既去竹坡代之料檢兵事無一可之全力治此數苗亦安可以難而委之又安知他日之果易乎廟堂之議若盡出國事而中其失者敢不奉行

若出私心則古人有遭此事者范文正只為元昊一書至欲殺之況區區么麽亦何所惜哉惟公為我籌之

與潘樸溪司徒

春間人回承教翰辱念及地方甚感事之易見而不忍之心易動者莫甚於蠻夷冦賊毒害生靈而世間尚有一種邪說陷溺本心惑世誣民倡之者往往氣力足以申其說幾何不至於率獸而食人邪公有志斯世者宜其動念其他諸事大抵以此意推之世道或將有望乎

有二疏為缺乏錢糧援舊例以請不知經由貴部否望公為覆行舊嘗怪淳熙大儒亦隨衆乞度牒此與度牒何異計窮策短惟公其念之外惟及時保練不宣

與馬師山

此間事不謂之難特三省人情不一議論多異任事者并所任之人觀望前却相持累年至於紀綱日壞盜賊驕横民生可哀尚復恬然以掩覆為長策也其意念之差乃上自柄臣其他可知也然其為說亦無他惟曰難

耳更有難者將如之何其入境即力與之辯怪怒怨謗無所不至惟自信以待之今亦稍定矣秋間舉兵約年終可畢事然亦盡其所當為者如此利鈍不敢預計也恐兄為某憂此故一及之

答前吏部李鶉野

人至承教翰委曲諄至信所謂憂深而言切慮遠而說詳者入楚以來譚苗事多矣未有能為是言者不肖開豁多矣此數殘苗勞費疲弊六七年無如之何非苖難

也人自難之耳地方不甚廣人數不甚多羣聚出刼如犬豕爭食非有材勇計謀之可防而謂之難只言其竹箐深密爾其言淺陋殊不足信而或有信其說者大抵所見不同私意又從而激之不為生靈謀而為賊謀真所謂衣冠之苗也昨初三日兵巳入山聞賊遁入老山立寨拒守山林之賊惟患散逸不患固守蓋幸其保守以待我又田酋叔姪皆甃師行無肘腋之慮永保無内顧之憂一意深入求賊所在計不至踈脱也貴州安氏

兵亦至安萬銓親領志欲雪恥其兵數比征調外加多氣勢甚可觀將來可望成功前年地方官浪奏湖廣聽撫特為一時免責爾不𠡍湖廣而𠡍貴州非叛而何𧍧爾山下數村乘此時亦為斷決之大抵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不肖行年六十衰病日侵豈不知養交隨時可以取悅上下顧以職事所在義無所避區區此心惟上不負君上下無靦顏於士民而已他所不暇顧也與執事未相見承披肺腑相示不敢不盡其愚

與李古冲

十月中鎮遠錢主事行附短啓令舍弟轉達恐錢携家行遲此時尚未達左右也其在此强支衰病苗事荷公庇藉幸獲就緒諸軍以九月初三進山十三日兵方大集而連旬陰雨山路濘滑至十月初方霽數日刋伐竹木通路但賊之巢穴兵無不到盡得所窖粟米以補軍食賊走入深險山巖倉卒不能有所賫諸軍四面圍蹙初聚為二大寨後又并為一寨首惡并徒黨擒獲頗多

惟大渠龍許保者尚據險未下然食乏勢困走無所之此渠類徃年閹中所謂鄧茂七者破省溪印江石阡等處為地方荼毒十餘年今幸就擒其餘十五為羣竄伏山林間饑死者多因而捕之終歲裏可盡也惟湖廣續奏數村素與貴苗相幇近又寫苗之附近者不乘勢誅之必為後患逮貴州既平則抽各哨精兵出其不意只有八九村不甚費力其餘悉皆撫納以剿為撫庻撫可固爾方將進兵後所獲功題知本已寫就是日得龍許

保報又俟查明須遲數日故此揭尚未及也容後續報

答楊僉憲

承示苗情深得肯綮近親至此乃知向所聞者多非事實貴州苗地縱横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一千而敢旅拒官軍荼毒齊民數年無如之何者所謂奸民投住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為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又有土官為之窩容故敗則必有所歸又屢年土官讐殺陰借其力凡平昔土官所以制苗之伎彼皆有之而以

反制土官故其氣益健而吾以三省不齊之人心持累年不決之議論或守或撫糜費無涯賊未破而當事者先告疲矣此所以難也今幸賴朝廷威福諸部用命深入林菁昔日兵所不到之處搜扒皆及貴州幾於空巢目下所要者在善後之策無以過於禁奸民責土官之兩言者昨行去招撫殘黨文書亦即此意也惟湖廣蜡爾山下數村原擬必誅以方有事貴州力未之及昨又來衡貴州二小營呼云吾來求撫非敢害官軍也已令

湖川會兵剿之春深非用兵之時大率歸於撫耳人還謹此奉復

與嚴介溪

四月二十八日以近獲苗功奏報是後賊衆内自驚疑其中有稍曉利害者咸有息肩之望追究首禍之人羣執龍許保以自贖自此各苗内分𨷂敵勢難復合因而處之可獲粗安也湖苗已經撫定雖有數村陰合貴苗但貴苗定則湖自弭近時士大夫論事見影指形信口

變換見用兵稍有差池則云貴苗原只該撫不該征及稍有功緒則又云湖苗亦該征不該撫故湖川二省前年一議論去年一議論近日又一議論近且如此況於遠者然豈深思所以當征當撫之故哉征固難撫亦不易也廟謨已定似不待其言然亦不敢不盡其愚照諒幸甚

答聶泉厓禮部

人至承惠書甚荷存念貴州事大槪如此所謂一二處

不容住手者此苗自進兵即聽招為官軍把路護糧湖廣官因而撫之永保二司為之擔承無辭以誅之亦聽其招而已古者治外裔類如此龍許保作亂之心未已特其黨懾於兵威願投官者衆故羣相謀遂執之以自贖此賊驍健狡詐神出鬼没若非其黨內携亦費日力也若思州之事則酉陽土官陰為之主內有酉陽兵一百五十昨許保云然然此土官驕橫善結納最不利地方設總督往年屠平茶殺官奪印而挾其厚賄徧求人

情蜀中士夫都下公卿間多有馳書爲之饒舌者其亦以苗叛未靖含忍未行此酋恐苗靖而追究及之又曰下方謀吞保靖邑梅二司土地其爲此者盖欲以多事撓不肖又欲因是搖撼而去之尤不利不肖在此也善後不無竒策只聽撫之後各村立之首領合數村立一大首領而又各屬於守備条將等官惟出刼殺人等大事則令大首領會小首領執以送官以土俗治之大者償命次者償牛其餘任從故俗要之畧有羈縻而已詳

立之法彼亦不識故不瑣瑣也出没要路戍兵亦不敢驟逮其久後相安更詳議去留但區區亦老矣日夜思歸行以罪去亦所幸也不多及

與徐少湖

昨差人回領教示及苗事甚荷憂念湖苗當撫者多當征者少貴苗則皆當征皆當征者當惟患力之不足而不憂其濫善惡相參者恐有濫及無辜尤須分别且湖苗先已聽撫其數村閒有征剿之意亦來投撫則無殺

之之理湖貴之相推頼其人時已有是言彼皆各有所依以相傾而有幸不幸而不肖惟有耿耿一心上對君父其來也原非有求其去也復何所惜若以數萬生靈之命以洩士夫之私憤則不敢也董御史之言沿襲舊語欲為貴州卸罪其主張全在廟堂廟堂不主兵連禍結何時已乎近日首惡被獲人人方幸息肩其餘事情不能恰好者只責岳隨宜調度可以無事不必為多説以撓之也思州被刼縁由出於酉陽任巡撫先知之故

其本後露出數句含糊不明而専歸咎於湖廣亦不可曉遲數日另容詳報

與李古冲太宰

自首惡得後地方無事貴州諸公遂有苟安度日之意就有一二殘黨者亦皆不理在内又有陰為之設策使其推賴於湖廣以起釁端而困不肖然動干戈以快奸人之志不肖非若人也不相忖甚矣雲南之事頗聞之否諸營俱被衝壊無完軍矣聲勢頗大而任事者稠載

而北以爲彌縫之計不知廷議意何如也地方日益多事奈何差人便謹此附報

與貴州巡按董近淮

吳黑苗者累承尊諭督厲地方官蓋已有可獲之機而衆見不同內有旁撓陰沮屢失機會其爲說無他不過欲省費而速了事耳自動兵以來所費不止數十鉅萬如投水中渺無蹤跡奈何於垂成之際而計此錙銖之末兩接部咨必以擒獲首惡招撫餘黨爲言而明旨直

責以剿絶餘黨況首惡而可故縱以遺後禍乎使其實出官聽招尚懼無以塞責況乃深居偃蹇而求招之詞出於烏羅土官之計謀而健步為之傳遞乎觀其詞豈有求哀之意而上下相蒙以為可以了事信掩耳而盜鈴也昨過鎮遠會竹坡不知何如向蒙以此見教甚愚拙直以不可荅之又復與沈總兵一文頗詳想渠諱匿不以奉聞也容令分守道轉呈惟執事以地方為念奉揚明旨以督厲地方官俾始終一意除此禍根永綏生

民則地方幸甚

與李古冲

去冬聞公去國駭不知其因隱微曲折必有所伏差人回領教翰浩然於去就之際可謂大丈夫也某此間事中脅旁撓坐中含沙者三年秉執愚性與之相捱至今猶未已自公去後都下再無開口處一二以書來相告語者大率如陳咸之父所以教子愈使人潰悶非拙性所能也為輪為彈隨所賦予爾吳賊尚未得而貴州諸

公議論不同蓋其倚託幽陰觀望風旨欲以久不了事為不肖之責近嚴行石邦憲購捕甚急計終無脱處也諒欲聞故及之山中無事進修愈有味不知此孤蹤何時得操杖屨以相從臨紙愴然不盡

答湖廣巡撫屠竹墟

吳黑苗者貴州自去冬隂行招撫之策其意以為此苗聽招目下可無事以懸賞之費賚入彌縫而求脱手其不知其説也催之愈急看此數日何如運湖北之糧以

贍銅仁此竹坡所見該部原不敢主而推來此然貴州事有易爲者尚懷顧望不爲而欲以難事責人誰敢任之其惟公議是從耳人還奉復不盡伏冀裁教

答貴州巡撫任竹坡

承諭縷悉吳黒苗之遲獲去年銅仁各官雖有其心而無其術爲犀苗所欺握中間又自爲不同而招之一字又梗乎其間所以遲至今日然不得終不足以了事吾輩心中自打不過不待都下人言也湖廣事亦未了故

明旨有立功贖罪之言此乃廵按一時勘報云云亦不敢必言了事也冬春閒都下有一時貴兩寄聲於不肖云銅仁之事可以速了彼蓋欲始之以征終之不能征而招之以見其難為他人地耳吾輩身任其責自當竭力必誅此賊為地方乆遠計豈敢曲狥時貴一言而有所前却哉願公立定脚跟若有罪責必首及不肖公固在未减也劉叅議貴鄉又同年也願有以厲之幸甚

答董近淮

昨者承教譚銅仁事曾具疏草請教於竹坡其大意地方諸苗幸已安靖兵掣已久只黑苗一夫亦在囊中第一時竄伏未必遽得將已撫諸苗情由上報而黑苗責令地方官設法緩圖期於可得而不肖亦不得辭責皆事體之不容已者竹坡以為如此則是請旨將黑苗安在他頭上擒捕是置之死地回書大鬧前疏故且停不行夫黑苗原在貴州頭上何為死地自病食藥何與他人任地方重責不篤實任事而欲支吾巧脫以玷清議

其豈敢以此誤竹坡哉況其辛勤於此五年矣事已七八而以欺罔終之非惟不敢亦所不忍也謹具疏稿奉覽其中詳細敗日容别陳之照亮幸甚

又

差人至承教督上前來不肖初無此意竹坡以書來言者再遣伍叅議來言者一又遣趙副使劉叅議來言者一然後不得已而應之如不肖之意則欲得吳黒苗而後奏報一時收拾乃爲穩當若隱下吳黒苗遽論功希

求恩澤恐京師士夫亦有心竅不可欺也故明言責成之意此本特以見大兵已撤諸苗已撫首惡亦擒以解老師之議初未嘗偏害貴州也如言黑苗非有賊令不在貴州而在湖廣此欺心話豈敢出口又況湖廣不為應承紛争何時了邪邊道長并近日徐道長二本一意他日當另為議報大抵中世士夫學術不明心術敗壞議論頗僻各便其私不能一一與之校量不肖本已於前念七日差人賫上亦不敢放下吳黑苗特去趙劉住

俸之文而不肖之俸仍住也正欲差人奉稿上覽忽承

尊示千里心同不勝欣幸謹此奉復

答徐少湖閣老

昨差人回承示治齋之意淺陋不足道但恐譚之無益爾何也其受任日久而惡賊至今未得詔書責讓人言屢及負罪皇愧如涉淵冰所以未敢決於求去者欲得此賊以塞責而後行縱使得之猶不足為勞也況敢開口譚事哉其不足聽信也必矣治齋方登大位以天下

人材事明主所以流聲實埀竹帛者將萬萬於此區區一隅之業十數年已往之陳跡似不足以芥蔕其胸中也愧無以復命罪死罪死

與王東臺尚寳

其此間事已定妥惟一渠未得葢挺身深遁諸苗多為其耳目者亦來聽撫而其不之許貴州諸公皆以為失策謂懸閣日久不如許之以了事其謂此賊在前之罪必誅不宥且年方三十力兼數人留之决為後患聞貴

州亦甞以其議謀於廟堂亦有主其議者不知何如也令差人賫本去大概言大兵已撤諸苗已就撫地方無事所未獲者黒苗一賊宜且徐圖以解士夫之惑某今年衰憊特甚日夕思歸惟望了得此一事不負所以來之意然後唯所欲耳都下若有所聞千萬見教

與屠竹墟

部中所咨徐道長之本久已行到向日題本因有此咨故敢决也但其意在設立總督而舉治齋之議疏然治

齋去後遺此數條彼時通不舉行其一二行者亦已更改非復初意待各道查議來看何如大槪此間不患無兵惟患無錢糧眼前雖可支吾持久似當通變此一事為要爾必前本有下落方敢題上也前發本時有以通餽遺相勸者其謂自古刀鋸鼎鑊皆儒者當之不聞迂徑以求免也知公同志故敢奉告密之密之

小山類稿卷十

小山類稿卷十一

明 張岳 撰

序一

清介叟家集叙

清介叟鄉士夫為曾大父桐廬府君别號也吾宗自宋元以前處而耕於野出而仕於朝者皆能自植立以聲其家入我朝以儒術顯自叟始初治禮記辨析考證具

有成説復専治毛詩本經據傳參諸儒議論而精去取之視禮記有過無不及焉手澤尚存丹鉛之法炳然可攷也作文章恒不屬稿而敦雅典實無一語贅大抵以無詖詞無險語為主發乎情以達意情盡意彰而後已工拙不暇計也為太學上舍生餘二十年始拜官居官不三年復棄去平生所為百不一遂意文章非其所欲自奮者應酬所裁竟亦不自珍故稿多逸晚年盡斂平生而歸諸芳社緑野之間秋稻晚香冬醖初熟弱子幼

孫森立左右白首之樂宜浩然有以自適者方且拳拳集古書立家範以教子孫而興族人勤一生而無悶焉叟之用心可知矣有剛烈之氣有耿介之節有精覈之學有練習之政進足以扶名義成世務不幸而遇世變則死忠死孝亦其所能為而無歉焉者顧不克展布於時而約之為一家之政積其不盡餘意以待子孫叟之志足悲也夫叟之書聚而子孫未能讀也範立而子孫族人未能守也所待諸後又如此其解顏於九原否邪

因撿舊篋得未逸稿若干篇懼其久而蠧壞益甚謹次而録之藏於家名曰家集俾孝子順孫觀之其亦有所感而興也正德乙亥季春吉嗣曾孫岳百拜謹識

浦北林氏族譜序

雅菴林先生始以太學諸生入仕拜寧藩審理一旦投紱綬徑歸人莫有測其意者及巳卯夏變起江西岳乃知先生之有見於是也而追憶其時則辰斡逾一紀矣因歎曰天之所棄不逾其紀紀數盈也盈必變先生之

亟去也其知之矣既又歎曰夫順逆利害之際其故不難知也然徘徊不去卒以身與名與之俱僨者此非獨其見之不豫盖亦有中立顧望之念陰持其間欲坐邀幸成之利而外示偃蹇以欺清議者固天刑之不可解也故迹其禍福之所終而以幸不幸之數觀之則先生亦幸為不蹈其難耳夫惡知所決擇於中者尺度果若是嚴邪bearing之先祖父領命知萍鄉道洪都奄棄館舍盖於先生有不涯之恩是以知先生最詳方且述舊恩登

吾家乘以昭示不忘至其去就之大節又將與天下道之使知十載之前亦有深識遠見如先生者世果未嘗無人也况夫林氏子孫其寂無一言以劘厲而勸告之乎特書於其譜之端使凡立身應變者皆如先生之審決不苟焉則是譜也足以不墜矣

新昌蔡氏族譜序

蔡出姬姓以國為氏唐會昌中散騎常侍斂自上蔡家洪都又再徙於鹽步鎮其後易鎮為新昌縣而蔡氏遂

為著姓譜作於常侍七世孫子飛又十世夔府教授通迺大合羣族世經而支緯之視舊加詳焉正德庚辰冬南臺照磨純中出以示余蓋自教授至今又百餘年其間壯老生死之消長去來者又不知幾何也譜不續將至無所於攷純中曰吾將續成之余因為之說曰近世士大夫家類皆有譜迹其所以辨據稱詡殷勤反覆未始不為久遠無窮計然未及數百年而至湮滅者何哉蓋譜者家之迹賴以著而非所賴以立也古之立家者

必有孝敬友讓之實而制為經久可行之法是以卿大夫以下各立之宗雖至百世之遠其昭穆疎戚之叙不待攷而知其吉凶慶弔往來之情不待強而盡其法素明其習素定也後世宗法之廢始於宗子之非世官士庶人之家又疑四親室數無敢為大宗之說者是以不待情盡服盡而族已散迺區區收拾墜後之名字故實以為辨據稱詡之資不亦末乎記曰別子為祖謂公族之為大夫者而非止公族之為大夫也士庶人之先固

有德在子孫百世不能忘者亦可以義附之吾觀蔡氏譜其稱常侍君父子也功烈氣節震耀後代至其崎嶇百死以全其宗又蔡氏子孫所當疾首愴心百世不能忘者不能忘則當祀之祀之則當立之宗以主其祀而有事必告純中欲尊祖合族為久遠無窮計自不忘常侍之心推之以達於宗而譜其名實之迹以待焉則先後本末兩得之矣若夫四宗並建親盡迭遷禮家言之已詳余特辨其疑於大宗之不當立而觀蔡譜之可立

有如此者故云

集山書屋叙

距崇陽北五里有山曰大集汪兵部希周嘗為余道其林壑嵒洞之美余未能遊也而杖屨飄飄已如淩二别遡鄂渚而循山麓以下上焉山故有張乖厓作令時書院歲久湮没至汪君乃翁更度幽勝處屋而讀書其中翁嘗以邑造士選入澤宫輒辭去不就退而宴棲是山取所讀之書而益諷詠之且忘其年之既邁也夫人情

於天下之物凡有慕焉皆足以移其中惟山水之樂得之則其趣愈高其心日益以静而讀書於山水之間其樂又有甚焉者顧世之讀書者或未能深悟其樂而山林静養之士亦自謂真有所得而無事於書是二者余交病之翁之避寵辱屏世味而從事於斯也精詣冥會意象俱忘山光水色入我襟懷豈無足樂者乎謂之書可也謂之山水亦可也謂其出二者之外而自有所樂亦可也然余未足以知之是山之勝後乖厓四百年乃

再發於翁人心山靈果有默相酬而不可詰者邪姑叙以志吾之未始遊他日儻得遊焉尚當從翁以盡扣其妙也

太玄集註序

揚子太玄自司馬氏註出而諸家之說盡廢然玄好者故少令之學者豈惟不好縱有好精力亦無暇及故歲久而訛脫愈甚余始得是書愛其文字奇古又愛司馬氏以其所自得之義理說玄明暢詳盡因并讀之患無

善本可以讎校丙戌冬使過廣信郡守張侯景周方圖
刻𤣥乃出余本與張本參校之得其訛謬可正者數處
而闕其疑敘曰子雲之為是書將以擬易也夫易於天
地萬物之理賾矣豈待别有一書與之並行而能有所
發明哉自先天之學不傳吾夫子贊易僅存其辭於大
傳中而世之為丁何焦京學者方蔽於傳註拘於術數
莫有能察其所由然者也子雲博極羣籍又好深湛之
思其於天地之運陰陽二氣之往來蓋見其機緘之不

容已者於是考之於律則十二管相生之氣應參之於歷則四時分至之候驗測之以乾象則日月五緯之度合獨反而求之於易不得其說乃以為四聖亦有未備必待已而後明也於是奮而為玄其數肇於一參於三成於九而極於八十一者陽之數也積陽之極輕清而運於上者為天故八十一首以象周天之體太陰五緯俱麗乎天者也遲留伏逆參差不齊惟日一日一度無有餘欠日法既定則太陰五緯所纏之度皆可考故

為七百二十九贊以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氣始於冬至辰始於子律始於黄鍾宿度始於牽牛而疏布其節候分杪於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終始迭運而不窮與先天氣運之序真有相合者而不知易已有之以為待已而後明則是於易學之未深矣或謂子雲善於模倣是書倣太初歷及京房卦氣夫太初漢人本歷自當用之房之書惟互換卦序分卦直日及四正六爻各主一氣為牽合無取若其十二辟卦次第雖羲文未

之易也特房用之異爾子雲玄首顯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盛衰勝負之際至其贊辭所斷吉凶又直以義理人事得失為言不雜於占驗小數此其意正與房反自劉向父子號為精達陰陽視子雲不知何如而豈京氏之所敢擬哉故余嘗謂子雲是書雖不得先天之數與象而得其意其他得失先儒之論已備學者擇焉可也或曰象數亦有二乎曰有理則有氣有象則有數盈天地間皆象也因象起數皆可顯造化之體惟其所起

有偏全故其顯於是者時有不神爾譬之萬物皆得造化之氣以生而有正者偏者通者塞者謂偏且塞者造化之氣不在是不可也易之與玄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惠安張其維喬敘

壽圖敘

楓溪薛母孺人今年壽躋七十其子訓術師清輩以春三月望率其子孫若勝衣能拜者以上繞膝為壽而內外宗之姻賓親屬咸會先正德丁丑母年甫六十始為

壽壽則有圖繪歌詩文辭以章其盛自是歲每一舉而未七十也故及今七十又加盛是圖所繪不於其稱觴戲彩而狀楓溪之山川景物奇峰翠岫清峭壁立形勢近遠錯落於筆墨濃淡之間溪流順委瑩徹湧而沫珠旋而波縠如石激而風約之雲烟吞吐青白互映飛鳥行空古松生態真有使人俯仰天地之高深而欲托形於久遠者惟於其萱草碧桃然後知為寓意北堂之壽夫人子之事親先有孝敬之實在中則有奉養順適之

節飾於外實至矣而節有不至者乎未有不篤於實而能飾其節者也飾而至於歌詩文辭又至於圖繪極矣然豈自外至者與曾子曰一草一木不以時伐之非孝也而君子盖一舉足不敢忘乎親焉自其愛吾親者推之至於草木之不敢不以時伐自其謹吾身者推之舉足不忘而登高臨深之不敢苟則夫山川景物之在目黙而存之皆吾孝也又况深於孝者則其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山川景物之和皆與心會夫是謂之至和

而以壽其親天性之樂可勝言邪昔之人嘗有事親之心而其力與時不能副者岵屺莪杞之詩於其所感蓋有餘情焉若子兄弟之心與力既足相副矣而孺人壽考康强又能待而享之宜其寓意於是圖而有異昔人也雖然圖之所寓者意也禮言孝子之事有視聽於無形與聲又不待圖而後見者是在薛氏子孫自得之而已矣

金臺別意圖序

太學林君文秀既三年卒業將歸省其親於清溪之上出士大夫所為送别圖示予予方借僧舍一榻卧拙其中每浩歌屈子遠遊之章以自放釋其形神之累若不知羈旅之為愁者及觀此圖則小山叢桂之思又不覺為之咨嗟感歎而不能已焉圖之廣不能四尺其縱得四之二凡江山煙雲林麓墟井以及草樹禽蟲之幽忽變化莫不曲盡其遠近大小斜直廣狹之狀而其攢蹙屈折寓於筆勢之所含蓄者蓋不知其所窮也則亦庶

乎其效天下之大觀矣古之人有終身一室舉天下之物理而藴崇之者亦有足跡幾徧天下而猶不免為物役物一也盖觀者神之而已矣即嘘吸之微以驗變化之機存虛靈之用以通萬事之感斯為善觀物者則與萬物相忘於形器之表凡其至者皆為吾用而不窮不然雖其衣服飲食之近亦且由之而不察況於天下之物理其能以有所悟而自得其趣者與林君走八十里北遊學友天下之士而歸耳目之所及亦弘矣其亦實

有所得而不為物役者乎歸而茂樹清泉之下試引此圖以自考焉或以為信或以為疑必有出於筆墨蹊徑之外而非予之所及知者故為書其圖之端以問之而予亦遠遊未歸者因并以自警焉

南寧府志序

南寧古邕州之地西通雲南南控交阯近扼兩江谿洞之間嘗攷圖經右江出雲南峩利州左江出交阯廣源州而會於郡之合江鎮入鬱江以達於海兩江之所包

絡地方數千里大者為府次為州次為縣其最小者為長官司時平則南寧通其驛道一不幸稍有警動駐節轉餽亦必於南寧焉有事故欲經畧兩江必自南寧始唐以邕州開都督府列於五管元和後廢之兼領於容管而有黄少卿之叛議者始追咎失策宋初經制未備一旦儂智高竊發破州城沿江東下嶺外幾不可守及智高平後乃分析其地以漸制之而邕州太守特兼經畧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垂百年前世之利害可覩也

往者余承乏廣西臬司督理學政凡符牒下兩江者率閱月乃達幸而不沉没折壊能以時覆報者十無二三蓋視南寧如在荒服視兩江谿洞不啻化外地愈遠則法制禁令之所及者多疏萌芽容養至於苞桥䍃張乃駭而圖之亦其勢使然也夫古之剖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

之境屬之南寧使自為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洞可以馴服兩江既治雖以南畧交阯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為廣西哉曰夫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灕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此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邵道郴桂諸郡綴附廣西并故所轄桂昭陽三郡統之其封畧故為不小矣今荆湖地理闊遠行部使者病於不能徧歷或議

欲析而二之而衡湘間數郡嵗調兵食以給廣西盖猶屬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為服嶺安危計慮久遠宜無出於此者南寧故無志嘉靖丁酉冬吾友郭侯世重守郡乃創為之列三十六目釐為八卷既成問序於余故為書余所見者以告之盖講畫山川形勢以制其阨塞利害志亦弗可畧云

八陣合變圖説序

古之善制兵者未嘗不以陣法為先其所由來尚矣世

傳風后握奇有其文而圖缺焉後人乃取諸葛孔明魚腹八陣以補之其法以八為列八八六十四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自陳壽以來皆謂孔明推演兵法作為此圖以其攷之六十四陣者古法也周人本黄帝井田法而定軍賦自四井之邑積至六十四井之丘則出兵車一乘士卒衣器備具為百乘者六千四百井為千乘者六萬四千井為萬乘者六十四萬井以八約之為八者八八其八則為六十四其制數與兵

法同大司馬大蒐狩之禮云如戰之陣又云戒衆庶習戰法葢即此也周衰井田法壞而蒐狩講武之禮亦廢獨所謂陣法者兵家尚習而用之漢制天子常以立秋之日親斬牲名曰貙膢以賜武官習孫吳兵法六十四陣至建安末年曹孟德亦講求其法而行之然又以六十四陣為出於孫吳也則三代寓兵訓民之本意漢時已失其傳矣夫不得其本意而雜用權變以取勝於天下術益竒其為禍亦益以熾烈孫吳孟德是也及至不

得已而用之以救亂安民則其分合竒正之變亦安可不擇其善者而素講之哉魚腹陣圖世多有而演繹翻變以求合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其所見者凡數家為法各異嘉靖己亥夏六月侍御湛塘王君奉璽書清戎兩浙出其八陣合變圖說以示藩臬諸司葢取故都憲東萊藍公舊本稍為訂定發揮前此譚八陣未有能及之者夫兵之合也欲其至靜而不可亂及變而應敵也欲其至神而不可測如人耳目四肢兩兩相比以

成形而心制乎其中心有所感耳目四肢各隨所感以赴之而用每不同故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此三代節制之師也八陣者豈非其遺法歟與後世一切設詐出奇以詭遇於一勝者殊絶矣侍御君既敘其意命刋布諸武官使各以是法訓練而某特為推其法之所從來者如此若夫分合奇正之變則本圖說盡矣茲故弗及云

江西貢士同年録序

科貢皆取士正途而貢法於古意尤近後推行寖失初意科目所舉日盛而貢則似以為科目之遺而設士之由是以進者亦不免自小其途以為有歉於科法之初豈然哉夫所貴乎士者謂能學古人之道而進必以正也古者四十始仕又有過焉者其仕者或終身名一官以有聞於後惟其學有所得而其進以正故終身成就不肯以是自小蓋其道若此嘉靖癸卯江右歲貢士若干人為私録以志同進以余嘗提學於此來請序余於

諸士力不能挽之使速進猶幸其正而近於古也故為是言以慰而勉之然事之近古而推行寖失初意者豈但兹一事哉此又余之所深歎也

東泉文集敘

東泉先生姚公弘治正德中文章為一時所推而不以文士自命乙亥冬某侍公於閩藩講問之暇頗及文字公曰文非專不工然學者所當為事尚多奚必專於其文哉語既又顧某曰子他日當別有所就亦不必滯心

於此其慺然不敢卒請退而私記於心者三十餘年矣中間蹤跡浮沉無由再侍公教而尺書臨示敦勉每加庚子秋叅政浙江公墓木已拱嗣子學士惟東繼喪家遭回禄索遺稿於仲氏汲散逸無完編盖爲盡然霣涕乃屬公婿吾同年湖廣憲副王君時化收拾彚次越六年丙午寄至蒼梧又閱督撫故牘得其總制時奏疏文移數篇合爲巨帙請戸部郎桂山馮君世立讎校得可傳者一百五十餘篇分爲八卷公雖不以是自命其閎

傑正大之氣練達綜覈之才鬱然溢於筆墨間如洪鐘大呂蹭竑震亮徐而觀之其紆疾開闔抑揚俯仰又莫不中乎節奏所謂實大而聲自宏者歟非苟言也古之君子自丙魏姚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功烈懋盛故不以文章稱然其奏篇之流傳至今者舂容深切亦非一時能言之士所及公蚤負經濟大畧視古人為何如中頗偃蹇晚乃遭際由中臺出握邊符屢奏膚功工尭之捷崑崙關後僅一再見而娼嫉朋比震驚聽聞頼

天子明聖察孤忠於羣誣之中始終保全最後起臨三邊駸駸大用而鑿枘鉏鋙竟不能盡合而歸功烈既不能如古人之盛其文章可傳者又止此有志之士所以為公感歎發憤而不能自已也雖然中世卿大夫於其去就之際能完粹無議者鮮矣不合而去不足為病所病或合不以道至無以潔其去為可愧耳則公之用盡與不盡亦安能為公損益邪某少以文字受知於公而公所以知之又有出文字之外者老大無似未能副公

拳拳期予之意往叨廣西提學及今督撫皆繼公舊蹟於公條章約束又未能一一有以推行俯仰深恩大懼墜失惟有論次學術事業及所遺文字以時傳布庶後之尚論公者有以髣髴其閎傑正大練達綜覈之實不肖於感慕之餘時取以自厲則亦不為無補焉嗚呼是亦可慨也夫集後附桂林南寧生祠二記記中已有者茲不復出云

秬洲文集敘

文章高下繫乎人之所養養盛者其發為文章如至人之息以踵而聲由於丹田神用不匱而應變無方長短大小惟其所至而止揚子雲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三代道化之醇其見於文章者如此秦漢而後氣化寖醨矣然其卓然爾雅者亦自名家令世操觚之士莫不凌跨唐宋欲追作者於秦漢之上搜獵鍛鍊類以難讀不易曉為工其獘也浮華而乏滋味其誕者則又指切端緒超然於言語文字之表以自

附於所謂心學者其術彌高其爲浮華巧曲亦益以甚二者蓋皆失之鐵橋黃先生以文章名家某往嘗受其所著秬洲集而卒業焉渾雄而不浮詳贍而有則其筆力步驟追逐古作者與之上下而非有意於求似也其辨析事情該貫物理至於是非邪正興衰理亂之際反覆懇切務爲實用蓋終篇有餘心焉讀其文可知其中所養也先生資稟勁特材猷宏達進不獲盡施於時退居而靜養林下者二十餘年矣杜門却掃非其人不苟

接也其於義理學問如饑渴飲食然至老不衰豈非剛方自信者與而文章亦復類其為人玆所以可傳也已昔蘇子瞻懐其父老泉之訓深有取於皁繹先生之文謂其無枝辭遊譚而有前輩典刑也皁繹豈先生比哉後之君子有興世變之思而欲挹前輩流風於數十年之前又安知不三復歎息於斯集也夫

儲政志敘

邇者北邊歲有警報聖天子慨然患將帥之不得人與

防邊之備或缺思得豪儁不羣之才與共圖之於是內外小大臣工莫不精白一心以祇承德意忠言至計日以上聞矣然余竊怪國家備邊幾二百年必有一定不易之規可以垂諸久遠者惜余未之見也職方正郎褚子光楚嘗以戶部郎督餉大同職務之餘考究兵食源流與其出入奇羸之數如振明以照不爽錙銖又及關隘之險易屯戍烽堠之近遠大小兵馬多寡萃為一書觀者便焉蓋地險定然後可以制兵兵制定而後可以

制食兵與險稱食與兵稱法相因而成所謂一定不可易者然法久不能無弊弊則為之講求其故以通之偏者正缺者補賞罰功過黜陟賢不肖竒正分合應變於無方又所以經緯乎其間而亦莫非法之不可易者顧行之存乎其人爾抑褚子之為是書其於守法思弊之慮精矣至所謂時弊將弊者則又隱憂浩歎若有不盡之憤豈其書之所論乃常法尚有法外之意非書所能盡者乎天子夢想豪儁不羣之材與共圖邊事褚子當

是時應職方氏之選其任匪輕也為其職與力之所能為者其所不能為者其書存必有能推其意為天子言之褚子之讜議施於邊疆者寧有窮乎余幸獲見是書因推其意為之敘云

小山類稿卷十一